



乌鲁汝是澳洲荒野中的一块巨石,绕着这块石头走一圈,大约要三个小时。当太阳初升之际,这块石头呈现为红色。当我来到这块石头面前时,即刻惊呆了,在距离十多公里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它。摆在那里,荒原的中间,仿佛是一座红色的神庙,或者巨龟。在荒原上,无法不去看它,有一种磁力,猛一扫描,在那儿,红色的巨狮卧在世界的中央,就要站起来开步,令人惊悚。那是什么?仿佛它不是大地的产物而是人类精神的产物,我们心灵的荒野深处卧着这个东西。巨大的,雄伟的,渴望着征服的,冷酷的,鲜红的,幽暗的、永恒的,正在涅槃……某种狰狞的动力,导致了革命、青春、广场、创造、毁灭与再生。一头卧着的麒麟,如果我们内心没有这麒麟,这种鲜红的光明,生命就冷寂于黑暗的物质。人的不凡就在于这块石头会被以诗的方式隐喻性地转移到生命中。

荒原上蔓草滚,犹如大海,有时候正在干活的灰袋鼠像田间的农夫那样站起来仰头张望天宇,垂着肥厚的尾巴,伸着两个短短的前爪。它们是否意识到这头麒麟的存在,我看不出,它们的灰眼睛迷茫无光,糊着眼屎。

这巨岩是一个神,显而易见。澳洲的土著人早就认定这是神的在世,他们围着这石头化妆、涂抹岩画;打扮它,装饰它,跳舞,歌咏,祭祀,祈求它庇护。只有19世纪到来的白人不那么看,他们唯一的神是不可见的上帝。白人将这块石头视为旅游景点,用铁丝网围起来,收费,要坐着旅游大巴才可以走近。为了登上这块石头,世界各地的游客从悉尼乘灰狗长途巴士穿越荒原去到乌鲁

汝,要走三天两夜。大神的头颅上修建了栈道,游客可以拉着一根铁链子爬到山顶上去,成为一刻钟的英雄,俯视洪荒。一头被捕获的麟。我没有爬上去,只是绕着它走了一圈。途中遇到蜥蜴、蛇、袋鼠和鸟。我不知道这是一场朝圣之旅,我只是到得它面前,才开始战战兢兢,为造物的宏伟神奇惊悚,朝拜之心油然而生,蹑手蹑脚,不敢再轻举妄动。看上去它是被摆在哪里,这头巨麟是谁摆的?为什么在此而不是彼?他见证了无数毁灭者。那些不可一世的、毁灭过无数的人,



暗盒笔记之三十四

千坚文、摄影

看见这块石头,就认错了,服输了,发呆了,哑默了,害怕了……

澳大利亚荒野上的星空是我见过的最密集灿烂的星空,南十字星座如大道般横亘。澳洲的秋夜,我低估了气候的无常,冷得发抖。望着星空,我有强烈地跪下去的冲动,身体要求我这么做,后来我跪了。伟大的造物啊!

远处有些篝火,逃亡的土著人在取暖。袋鼠在周围做盲人的游戏,它们摸索着什么。

孔子说,仁者人也。仁就是亲近,人亲近了自己的身体,不再麻木不仁,于是德开始,德,升也。

乌鲁汝建造了宾馆,购物商场,麦当劳等等,与那荒原泾渭分明。太分明了,铁丝网外面是荒原,囚禁针对它。里面是自由世界,玻璃、席梦思、抽水马桶和无边无际的自助餐,世界最长的餐桌,上面陈列着切成大块的酱红色的袋鼠肉、火鸡肉、鳄鱼肉……胖子们端着盘子,抬着一座座小山环绕着它漫步。

超市里传来吼声,一位白人女子在大声地呵斥一位幽暗臃肿的土著,她拒绝与他同室购物,要他滚出去,那按树般的男子就走了。他很孤独。后来我还看见这些土著人躺在保留地的公寓外面饮酒,这些公寓是现代化的,有卧室、厨房、卫生间和客厅。土著人靠着墙,喝得酩酊大醉,酒瓶摔了一地,有人在哭泣。他们失去的只是毫无用处的荒原,他们哭什么?

李白说,大块假我以文章,在李白这里,大地就是道的在场,就是永恒这个匿名者。李白又写道“绝笔于获麟”,获麟,鲁哀公十四年,“西狩获麟”,孔子闻而哭之,“吾道穷矣”,“今非其时而求?麟兮麟兮我心忧。”孔子终止了《春秋》的写作。

最近几个世纪以来,世界运动一直朝向无休无止的“有”。知白守黑,守黑才能知白,有无相生,这些真理如今摇摇欲坠。

这是一个获麟的时代,每天都有获麟的消息传来。

乌鲁汝在黑暗里比黑暗更黑,心脏般地一颤,大地之心没有跳动,睡着。荒原上传来袋鼠们苍老的鼾声。

最近,我作为上海石库门研究中心“守望石库门”队伍志愿者,受委派到张园现场接待央视《大家》摄制组和阮仪三教授。

阮教授曾在推土机前救活了平遥古城,因而享有“古城卫士”等美誉,并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,他还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国家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,上海石库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领头人。

2015年1月,以阮仪三教授为代表并联合19位专家学者曾共同参与倡议“上海石库门”申报世界文化遗产。专家们一致认为,上海石库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产物,具有不可再生、不可复制的特殊属性,加强对石库门文化遗产的保护迫在眉睫。

然而在近2000处石库门里弄中,阮教授却对张园情有独钟。他曾说过:“张园的建筑群非常漂亮。我曾请了两个摄影师

拍摄组进张园

阿庄

制组在泰兴(张园)居委会党总支书记的陪同下,一起登上张园边上的四季苑一幢36层高楼,从高空俯拍张园这座“都市高楼下的盆地”,张园的整体建筑美给大家留下了过目难忘的印象。

因阮教授年事已高,导演没让他上高楼屋顶拍摄,先在张园大客堂休息。阮教授人很和气,一点没有大师的架子。当他听说我是张园原住民,又是石库门中心前来接待他的工作人员时,亲切地招呼我共坐一条板凳,闲聊

公园小后门左侧围着一堆人,手里都牵着爱犬。狗狗们被打扮得漂漂亮亮,有两只还穿着精致的绣花鞋。不远处樟树下,斜靠树干坐着一个头发蓬乱、衣衫不整的男子,看不清实际年龄,右手少了下臂,面前地上放着一个搪瓷圆盆,期待施舍。

狗·舌苔·人

曾元伦

人堆中央的小凳上坐着一位络腮胡子、头发三七开的男人,身上挂着深蓝色的围裙。

听旁边一个女士说,他每星期三下午走出自己开设的宠物诊所在这里设摊做善事,通过辨别舌苔等手段为狗狗看病,尽义务,不收钱。医术好,很受这一带的狗主们欢迎。

如今,养狗的不都是有闲人,想省点钱是一种从众心理。“请大家排好队,挨个来。”一位狗主人主动站出来维持秩序。

第一只接受义诊的是边境牧羊犬。“这是世界上最好最聪明的狗狗啊,请您给看个仔细。”

“我知道,不用你多介绍。”医生熟练地一摆弄,小狗便乖乖地张开嘴伸出了舌头。“你看,”医生不无惊诧,“舌苔这么黄,这是肝炎症状。”狗主人黯然神伤,她自己也有肝炎。医生仰起头对她说:“这种病会传染的,要引起重视。你在边



王养浩

暮秋初冬

王养浩

一
南山菊花开,瀛洲枫叶采。秋潮澎湃两岸拍,回首几分爱。陶令今宵何在?朗月菊台,唱和醉怀。

二
潇潇一夜雨,轻轻几愁语。绿叶金蕊落几许?东湖不见鱼。遥问西山樵夫,花落秋去?枫叶赠予。

三
连日暖阳似春回,昨夜寻春归,漫天寒风惊问谁?望秋水,遍地落叶随风吹。北方雪飞,举目银辉,梦里松柏翠。

上等等,过会儿我专门开个处方。”

第二只接受义诊的是贵宾犬。主人正欲介绍,医生扬手示意打住。“舌苔紫得厉害。”医生把狗抱近耳朵,听了听说,“呼吸没问题。”接着问:“这两天是不是给它吃了太咸的东西?”“对的,是咸猪手惹的祸,都怪我家里那个笨蛋把酒席台上吃剩的一大堆咸货拿回来,还当作什么宝贝呢。”“不要急,给它吃清淡些的青菜汤,过两天就好。”

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只狗的情况与第二只相似。一般的紫舌苔属于褐斑类,与狗狗上了年纪有关,并无大碍。

轮到第六只狗狗了。这是一只哈士奇。有人认为这种狗不够聪明,其实未必,只是它很有主见,对主人的服从度相对比较差。医生一看它的舌苔便有了结论:“舌苔发白,缺血,给它喂一段时间红枣鸡汤,或喂女人用的补

血口服液,就可以解决问题。”“弄明白啦,今天就去买。”说话的是你一位男士。“我让你买了,你总是拖了明天拖后天,给它买你起劲得咧!”身边的老婆分明有点吃醋了。

更为吃醋或者说倍感凄凉的,是樟树底下的那位残障人,人进人出,只顾给狗狗看病,就是没有人往他的盆子里投下一枚硬币。那年他在家乡奋不顾身救人,当地报纸还表扬过他的事迹呢。父亲早逝,母亲得了癌症,长期以来为看病和恢复治疗弄得倾家荡产。没文化,又无一技之长,城漂已近三载,没有单位愿意接收。他觉得脚下的大城市离他是那么的遥远!贵人可遇不可求,职谋浮在云雾间。

突然,起了大动静,有个贵妇模样的女子力排众人挤了进去。“医生,我们庄园的藏獒病了,不能看家护院,明天你就过来给它看看。”这女的声音如藏獒,“我给你地址,出诊费多少你说就是。”众所周知,藏獒可是一代悍狗!传说,在草原上它

短篇之美

刘绪源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老作家茅盾不止一次说到,不少短篇小说其实是缩短的中篇,而有些中篇是拉长的短篇。这是当时极中肯的批评。章缘在本书后记中也说,此间很多短篇其实是中篇结构。她不大可能看到茅盾的文章,但艺术感觉上却有微妙相通之处。

章缘极喜谈艺。这篇短序限于篇幅不可能多谈具体作品,那么,拉杂谈些关于短篇的艺术问题如何?

短篇因篇幅不长,人物与场景不能铺得太开,在结构和写法上就形成特色。尤其是经契诃夫、莫泊桑、鲁迅、张爱玲等大家的锤炼,特色愈加分明。好的短篇决不因短而显急促,却总是平缓、从容的,像日常生活一样渐进,但在平缓底下有紧张感,有时惊涛骇浪暗伏写来却不动声色。所以,读好的短篇要非常细心,须咀嚼辨味,这样才能在阅读中发掘出愈益丰富的内涵,这样的乐趣是看热闹通俗剧所无法比拟的。本书中的小说多有如此之妙。像《告解》,不读到最后,前面所有故事仿佛都理不成串,两位女角年轻时的交往一旦揭出,其中一位藏得极深的隐情才开始透露,再回忆前面的每一句话,每一表情,都会有滋有味。这还是辨得清的,《李桃三十》中,李桃一见小男生脸上的酒窝,为什么一切作罢?过去初恋的回忆何以有如此杀伤力?这就难以辨清,需要调动读者自己的人生经验来破解了。

以上说的,似可归结为结构巧妙与表现蕴藉,但还不止于此。好的作品往往还有多义性,有人这样看,有人那样看,诸种看法都能成立。莎士比亚戏剧和海明威小说,这方面特别突出。章缘的作品也常有多义性,因她总是贴着生活写,贴着人物写,并不着意于将它们提炼为某种义理。但作品并非越多义越好,作者在创造多义的氛围时还须设一些隐隐的路标,一点没有路标的多义恐怕就是作家自己摸不着头脑的表现了。章缘写小说总是一路埋伏路标的,那是隐微的细节,或叙述中的一点暗示。路标隐于日常生活,当然越隐越好,但如隐到没人能找见,又等同于无了。所以,我以为,隐蔽到“惟最聪明的读者能发现”,就是最好的“度”。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:作者虽努力控制笔墨,笔下人物却突破了作者的控制,作者本是同情,写出却近乎讽刺;心本仁慈,读者却看出刻薄。我觉得这不是坏事,突破作者本意造成的多义,会更丰富作品,这是对作者已尽最大努力的补偿,是更高层次的艺术表现,它不同于低层次的“摸不着头脑”。这是生活的丰富性和作者的情感深度超出了理性所可把握的范围,而审美把握仍能对此作完美表现。这也属“下笔如有神”。收入书中的《不伦》和另一篇未收本书的《插队》,我以为都有这种超出作者自我估量的“多义”。

总之这是本极精彩的短篇集,希望读者不要当粗食一嚼即过,而要细读细品。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细辨之后,相信你会有的独到的体验。

(本文为花城出版社章缘短篇集《浮城纪》序)

撒泡尿,方圆十几二十里,内里的狼都买账,吓得绕道走。“对不起,我从个别出诊。”医生轻轻地挠了挠三七分的头发,不紧不慢地说,“你的狗有病,请带到水杉路100号我的诊所来,可享受贵宾待遇。”她万万想不到,医生居然如此无法通融,这也许是她第一遭碰到用钱铺不成路,于是气急败坏地抛下一句话:“端什么臭架子,狗医生有的!”

暮色四合,曲终人散,但见那位医生脱下深蓝围裙径直向樟树下走去……

双红豆·咏梁波罗《艺海波澜》

宋连庠

“艺海长河,心若赤子,万挫奋起犹追梦;波澜跌宕,七十余载,百感交集忆尘封。”

丙申春,喜读七十八高龄、多才多艺的影视表演艺术家梁波罗,继《梁波罗艺海之旅》《梁波罗艺海拾贝》之后,又一卷精美耐赏的回忆录《艺海波澜》(由九五高龄的影人秦怡与《上海采风》刘巽达主编,分别作“序”和“跋”,唐国强题写书名)。爰以《双红豆》小令一阙咏之:

心健灵,笔健灵,《艺海波澜》肺腑情,图文颂晚晴;艺复兴,邦复兴,圆梦轩轾喜泪盈,青山夕照明!



十日谈

我和优秀历史建筑

郭达克藏书里的秘密,请看明日日本栏。